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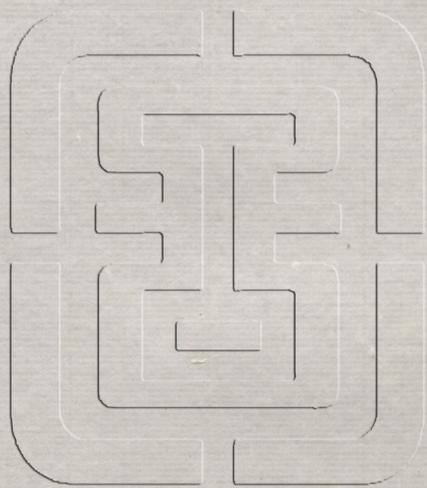
1984



金華黃先生文集

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續葉十七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收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畧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教五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于今歟漢唐咸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聞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
人才有短長而惟限于資格力民有高下而同困于征徭儒術
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摘伏因循
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
願摭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大綱小紀詳畧相因其言人事
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
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大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
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
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

工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十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
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于科目豈以劉
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
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
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因為有用之學宜已熟講之矣願聞其
說

浙江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
儒者之當所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于田間
故其效易見河渠限于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
莫大于吳松江視古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利
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

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澗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于古而可施于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算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為將相之詔問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人莫善于井田任人莫重于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于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于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于古者或戾于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于兼井

而無以樂其生吏病于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益近倣于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營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日人策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實文之異尚于丑寅之異建何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也商質周之前殷也商文數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所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于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弦歌之化，本于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為細務。從政則苟進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幾于所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索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誠陳之母以讓為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絀問于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薦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七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言之，三載之所黜陟，豈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少而不肖者者多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

願試陳之以祛所惑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為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長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理，持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俗習所尚不同故其俗為亦異禹湯文武之道一也而忠賢文各有所尚何歟說者以為五帝以前風俗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而賈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何歟由漢以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死固未可槩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為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為質耶則民多僥瀆而散朴以為忠耶則為吏者又往往舞智而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它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于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風講歟試言其畧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于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于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為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何今也拘于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于銓曹唐之吏八百不啻出于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疎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輕重不得不一此勢之所必至歟果是出于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勸說併為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為言也實二三子宜審于自知矣幸因答問少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諉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為貧即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為富即祖褐不完全菽飲水而不免于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于富家固不能無腹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井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為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于古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

取之不同歟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策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者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宋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于世用者老于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學

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
治事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
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
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
孰于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于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
為明體達用之學必當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錢出于古而交會創于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
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
鈔法獨行而錢遂積于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
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馬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際盜掠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預防之乃今

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蠶聚之衆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
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倘有志
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詢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
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
法或尚剛決或貴于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
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敎保其泰有急于處小人者乎聖
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于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
以刑則民有畏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崔寔始為嚴

之則理寬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于體政寔之論猶空言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識治之良才則又見于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于此矣它日出而從政則何以哉其悉陳之母讓

問昔者舜以契為司徒而敷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則為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教萬民者大司徒而已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及樂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畧于鄉而詳于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者可畧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朝事必師古乃者綸音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所輕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上旨歟蓋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干戈羽籥弧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于今而不以為戾歟

二 三子朝斯夕斯所設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為教之具皆未嘗身服其事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幸惟原其本末而于其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于上而和與講習焉母苟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于樂有虞曾子之教典樂幸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于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為樂果皆出于古歟我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而未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通于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

而可希聞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于樂亦
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為不久願具陳
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于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
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啻養于學校唐之六館不啻
擇于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西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
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
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獲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
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所計吏者之
眾豈取之有未盡歟如教之有未至歟或者聞聞貴游耻與寒
畷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于
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
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
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為得
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
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
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
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于昔人之是非非得
失安可無夙講而為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昔之為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于今者
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
其生乎郡縣之已置者不可復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
乎蕪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

陷于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于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于胥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于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而務為有用之學得無夙講于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樂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節者上之待士宜過乎厚奮揚精英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四代遠矣東漢太學之士三萬餘人噓枯吹生公卿往往折節下之辟台常出其口唐之六館宋之三舍猶有能明目張膽叩關言事者史謀所載可信不誣也方今聖仁在上菁莪樂育古所未有芻蕘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闕萃四方之英游而于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紳

陳言以求合有司月書季政之繩尺視昔人若不能無歎上之人待之者亦既厚矣其自待者毋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敝士氣萎蕩不可復振歟抑為表率者未有以舞鼓而作興之歟觀立朝必于平日它時倘有言責亦將守其嘿以為醇謹歟願聞所以變今日之積習進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志焉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則在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黃帝顛頊之歷堯之授人時舜之協時日正日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湯武周公之聖何為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有待于孔子然後定殷建子者一陽之失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陽之長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啓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

月固不改矣。攷之孟子則月蓋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迄今。率用夏時。是無容議矣。然語古而無微習。今而不察。亦君子所耻也。試索言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及其人。無所回撓。戡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恭色。取媚于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為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闕者。焉。清談何嘗為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為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

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于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于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于有司者。即古所謂德行也。唐之以直言極諫對于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敬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敬言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為而圖書獨五行志有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

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為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乎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畧

問為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羣居終日求于師者為甚詳而取于友者則已畧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反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若曰兌為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為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

懋明之母荀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于郡邑而西晉行于辟雍今頽以非著今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于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能盡合于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典畧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益于朝而肄業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為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議論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于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

利得幸于上何以使法施于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頌
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為
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
而望之之言為不謬歟微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
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為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
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于
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
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
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考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
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于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
奢魏之失福鄭御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于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
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
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為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于移
風易俗而于經史也指若有所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
無以加誼雖伊管無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
一則曰伊呂一則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于
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為然而于誼無所貶誼果
非仲舒所及歟至歆歆七畧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仲
並列于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于古
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風講以待問者也請披其言之無作于古
人可施于今日者條陳之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父得劇孟若一敵國
而知吳楚無能為班固于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
敗云爾至為司馬遷傳贊乃譏黃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
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
守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
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某稱之如此豈猶有取于遷之
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為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
為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鑒古今習尚之變而
考前史議論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職田之制其未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
名則是吏之廉否時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
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于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

不齊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
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
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為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
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于官數易其
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稽古禮文以吏為師者
不得專力于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之事為世守解
有久于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已難
矣豈當世之事皆有非常之材而施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
為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
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于後世歟必有其
說

問古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于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縉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執禮而非敢為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為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為之不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

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固若是緩歟夫豈為士者溺于口耳之末而昧于當世之所尚與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論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為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

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然後為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為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于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方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問天下之事恒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于簡過則失于煩其不適于中一也曹參日飲無所請事而不嫌其簡諸葛孔明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不厭其煩俱號稱良相其為事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舍所短而用所長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弛張緩急難以槩論乎千載之下欲以古人自期者苟未至于無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于簡為曹

參可也奉法而不傷于煩為諸葛亮可也不猶愈于為胡廣之中庸乎先儒嘗教人以志伊尹之志矣曹參諸葛亮之事宣足多讓乎願聞諸君子之自期者何如也
問自古國家莫不重馬政所以蓄息之者必有其法馬儒者引經而言則以為衛之詩人美其君有秉心塞淵騷牝三千之語蓋人之操心充實而深遠故其馬生息之蕃如此也夫苟于芻牧之事漫不加省而但于番之一心求馬之蕃息不太迂乎前史所載漢諸苑三十六所馬三十萬匹唐八坊四十八監馬七十萬六千匹而後魏之馬乃至二百餘萬匹以後魏與衛人所蓄較之幾七百倍果皆本諸其心而致之乎抑有它術乎天下之事固未有不本于心者馬政特其一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釋之者謂有其心而無其政也馬政于今為尤重請即是而

試論之則凡發于心而措於事業者可以類推也

堂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儒之者論恒以為古之治純任道後之治純任法天下其果有道外之法歟洪惟

天朝列聖相承國之所憑藉扶持者規模至宏遠也徵古而驗今或者未能無疑焉考課之法非不明而奏最者甚寡糾察之

法非不嚴而貪吝者尚多減繁有法而獄訟不為之遽哀服色有法而僭侈不為之少哉豈奉行之有未至歟抑離道以為法

而致然歟其弛張損益或猶有可言者歟諸君子明于時務念此至熟也其參酌古今條陳以對毋泛毋畧

堂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道學何始歟危微精一以為傳文行忠信以為教道學之名

未立也漢董生唐韓子皆當世大儒其亦所謂道學非歟粵自營道河南關西創其前紫陽廣漢東萊承其後逮至我

朝文正許公出而以身任道學之寄學士大夫莫不知所依歸乃者

仁皇在御明詔有司以經術造士且示學者以所宗師道學之盛莫今若也夫何新學小子味其糟粕者不過為取科目之計老成宿學窺其間奧者類習有輕科目之心古之道學亦若是歟伊欲循其名考其實使下焉者毋徒誹世以取寵上焉者毋苟輕世而肆志豈非今日作人之大務歟諸君晝夜講于道學之言為日久矣願試陳之亦以觀所學

問自古以知人為難君子小人所為如陰陽晝夜之相反本不難知也特患夫近似者未易辨耳以謹重為君子浮華為小人

耶則與家人語而不及朝省政事者似乎謹重矣而人不免譏其阿諛人主嚮儒術而常毀之者似乎浮薄矣而人莫不憚其正直何也以恬退為君子以奔競為小人耶則晦迹于終南山者似乎恬退矣而徇權利于驕縱人指其隱居為仕宦之捷徑伏謁于光範門者近乎奔競矣而皇皇于仁義人仰其道德于泰山北斗何也苟不手其近似者而辨之則人豈誠易知哉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鮮能不失于近似之間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不早也顧聞其方

問三代而降典籍殘缺言禮學者雖為專門夫禮莫重于祭而諸儒或分五帝為六天或合二祫為七廟至于郊丘異同禘禘大小六宗之義七祀之文明堂屋室之數論議角立莫能相通我國家承平日久稽古禮文之事固已大備然于諸家之說有不

容兼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評之毋苟諉曰則有司存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仕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相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衙事莫重焉此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其在人而一切聽其在天可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南畝將

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
今 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獎厲而成
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為
爾農勸其尚勉之母苟以為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幅員至廣屏翰有嚴輟宰執之近班總兵民之大柄分
符而專節制端笏以領縉紳在江右湖播東南芝都會上棟下
宇聳廊廟之具瞻內拱 帝宸外臨蕃服執使百寮之長莫安
一日之居既舍舊以圖新堂因陋而就簡宜增崇于壯觀用昭
示于等威官屬駿奔工徒鱗集辦方拓土置水泉以取平度木
簡材運風斤而獻巧舉無愆素役靡告勞畜面勢以得中觀儀

刑而如故穹門洞啓燭幽隱于閭閻巨厦燕休折遐衝于得俎
是所謂政事之本匪徒誇興作之功龜兆弗違虹梁將架庸伸
善頌式相歡謠

拋梁東海上雲間曉日紅大船高帆來萬里島夷稽首慕皇風

拋梁西三吳黍稌徧高低灌輸京邑倉箱溢猶有餘糧野外樓

拋梁南閩嶠風行掃瘴嵐杞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覃

拋梁北舳艫銜尾官河直百賈流行道路通日中聚貨如山積

拋梁上紛郁非煙遲在望台階清澗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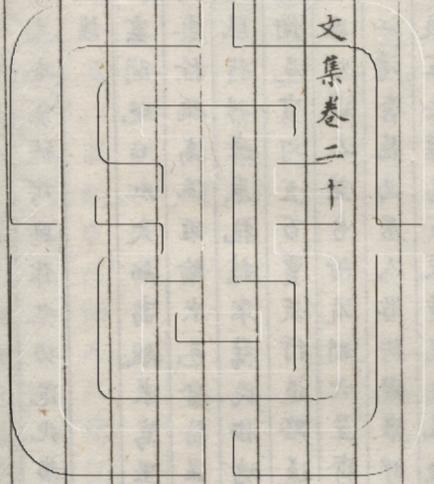
拋梁下俯瞰江濤奔萬馬居人游衍競謹呼共樂昇平陶至化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擬于鄒魯相業侔于

虞唐宣暢鴻靈益固藩籬之守翊扶寶祚允資柱石之強等天

長而地久慶 君明而臣良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續葉十八

題跋

恭跋

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瑞拱無為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
箕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
開府儀同三司札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清忠粹
德簡在

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為字臣潛
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
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
之賡載皆取諸人之一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
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字之

于以表 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臯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

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為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恭跋 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朶爾直班嘗一日侍燕闈于宜文閣

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朶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政使出以示臣潛俾謹誌之臣潛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胄為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

上恩均慶乎使八荒之人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君之賜乎臣潛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強贊一辭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刺拔都兒 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家藏

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卷此筆之一蓋

先朝嘗賜以今名而上復出御筆申命之也

恭跋命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 御筆

天曆二年夏五月

日

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
臣潛竊惟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案官蓋中
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可律以定制故

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
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佩刀
刻蘆菴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為墨本以賜近臣
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
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潛俾志于下方臣竊
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

為圭徒以實其戲言而 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
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

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
獻至順二年春正月 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
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拊蹈而退襲藏
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
學士臣集為臣言

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凡墨本悉
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
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為上所如遇者

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

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 明仁殿持 詔發兵河
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 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 旨督諸
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
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實絕
前比茲蓋時清 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
將使中林兇置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感德
也一嘖一嘆豈虛乎哉 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
上意抑可謂不辱 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
畫起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政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敵境
殄其亮渠餘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
傳焉

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
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
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瓠以宣
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
哉

政袁翰林南籙詩

昔我

世祖皇帝肇建太室

武宗皇帝始親裸獻逮

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為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觀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亦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十卷後累增為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措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要約如能歸連海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彊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彊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也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

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璽之去
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他
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其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至矣其
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寶藉鈞庇伏丐鈞照筆語如士
庶之施於敵已若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
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譏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
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
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
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
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
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榻書三人此館本之始
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
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
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
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
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

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少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緇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子帥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帥也新史帥本傳稱帥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尚書吏部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為比乾道末臣察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皆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足過豈以降勅給告為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刊傳之闕文可也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為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救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嘗疏檜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斤我膽四方威感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隲上蒼岷岷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焉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宣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尚可覓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本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申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真跡尚存可考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載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

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竄不用公歸而均遠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世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設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嘆乎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為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為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且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尋僧圖

荆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有兩詩此圖止書其一于卷首者但取末後二句以寫一時之高致云爾故於詩中之南球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

事業乎嘉定諸大老題識真足發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閤也後公游寶乘二百六十年為今至正元年十月一十四日
金華黃潛書

跋閣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閣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觀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二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為真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跡予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為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間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真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記水樂亭詩

東陽登大縣為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興宗宋王君槩鮑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為治者少也王君為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

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為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真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歷二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文為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見矣視前人何歎乎輒為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爾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燬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為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蘇公父子墨跡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于載自期而欲情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

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无故又譌而為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東坡先生帖

先生有答李之儀端叔書是未相識時此帖則相見之後也

跋李贊華獵騎圖

贊華契丹國主之子東丹王突欲也後唐明宗時越海歸中國以為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初因其舊封姓之曰東丹尋又賜以國姓而名以贊華宋宣和內府藏其畫凡十有五畫譜稱其多寫貴人酋長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縵胡之纓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然馬尚豐肥筆乏壯氣今以其言驗之此圖為贊華作無疑也

跋褚河南書兒寬傳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
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迹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
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蔡母潛詩

唐蔡母潛詩見於殷璠所編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
題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
雲慙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
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間上所刻墨本輒識
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園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
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

成一帖命鑿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
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
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
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前軍書模勒上石此則
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為
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賈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
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帥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
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

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芾部及趙魏公所臨模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跋衛公夜坐圖

伯玉夜乘車過關而止其敬慎如此所謂欲寡其過豈專對之飾辭哉夫人即南子也女婦而有知人之明固未易及非但知伯玉又知孔子而願見焉孔子亦不拒而往見之抑可謂難能也已司馬遷以子路之不說遂謂孔子因夫人而去且附以未見好德之言其果然耶按論語所記孔子非因夫人而去未見

好德自別為一章不知何所為而發遷之說恐猶有當考者因觀衛公夜坐圖輒試詳之翰墨之妙未暇論也

題鶴圖

畫有御府印章蓋與龜書馬圖嘗為一時之物矣之二盡何知其蒙被光耀乃爾哉將有如昌黎公感白鳥鵬鶴而為之賦者粉墨之工無以議為也

題脫鞞返棹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為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儉謀狡智非不能為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宣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鞞返棹二圖而為之贊宋臣怒其譏已風

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名還宋臣亦輒
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
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與人歟覽
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子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
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為小
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象山祠堂記

象山在貴溪縣之西境雲山章公所為祠堂記稱臨川彭世昌
始開山結廬延致陸先生講道其間然世昌極貧里人張南仲
侍郎實助其役先生以山形如象故名之曰象山學者亦因用
為先生之號先生歿遂即其地為祠堂云今象山書院僑置於
貴溪之徐巖蓋蒙齋袁公持節江東時所作也此記石刻久不

存非侍郎家傳藏其文大固莫知山之所以名且將指徐巖為
象山矣先生之學與考亭朱子同出於孔子後之人往往各尊
其所聞交攘互斥若不能相容者何哉侍郎諸孫元杰今方列
于仙班而侍祠于明庭其為教不與孔氏合顧能以彼我為
間出此記而表章之度越於吾輩遠矣觀者可無自警乎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
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
推服者非直翰墨之工而已

跋晦庵先生帖

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為浙
東常平使者九年秋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

于朝丞相王魯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頗陰石之巫界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蹊田奪牛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伐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魯公以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者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連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帖迺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潛江東即帖中云不知

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控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蔡相蓋指魯公所謂邪說恣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實糾殛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為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修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春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出處問答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以俟采錄而補其闕逸云爾

跋米元暉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為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

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冢簡復啓其秘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為故豔蘭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迹因書以誌焉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固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實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名搗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六君子小像

六君子從祀先聖廟庭已久至順二年始被旨追畀二程先生以公爵詞頭之下潛所預聞也先是周子已封道國而司馬氏在異時身居相位爵為國公無以復加獨張邵二子猶襲故封伏觀六君子小像庸志之如右庶有能舉揚以上聞者

跋王汴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永年福州之孫莫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為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禕從子游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曾大父除武學諭語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太學謹錄當時所被詰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謬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由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栖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歎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厯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

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
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毗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
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
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界覽者毋徒弊弊焉索之於
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者也

跋白蓮社圖

遠公結社以修淨業邀靖節入社而不赴康樂欲入社而遠公
難之陸修靜雖與遠公善而慕為神仙初非同社世所稱十八
賢自十二僧之外劉雷周宗二張六人而已史傳及他書所載
可考也諸公跋語因此卷并畫靖節康樂修靜而誤以為二十
一人耳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
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為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
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為
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昔帖不
著稱謂莫知以宋去職者為誰當別考也

跋靜修先生遺墨

潛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恣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
從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
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
朱子言外之意潛既得以快觀前脩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
之微旨抑何幸哉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滕一篇為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眼遺法書其
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
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
經文可見者植壁秉珪啓篇納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簋邊
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韓魏公帖

右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淳熙丞相王公家藏三十紙之一
也文忠得蔡復留在致仕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盤桓
跋語云多見二公請退之舉又云其言諄諄以必退為請蓋不
專指此一帖而言也

跋山谷帖

求人作文字而前迫之至使會猝失其事實亦待去不暇顧蓋

自昔已然矣吾儕去古人不啻相千萬而動遭煎迫欲無失得
乎偶閱此帖為之三歎

跋誠齋墨蹟

右誠齋楊公與某僉判書凡七紙蓋弔其父喪且答其求墓銘
也所謂扼其喉把其袖而牛羊迫促之者此今人求文於吾儕
之常態公曾不免此耶撫卷為之永嘔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
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胄系之貴爵
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
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代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
情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跋翁詩草

予往來山陰道中此詩所謂橫林野水紅草綠荷皆故無恙而翁之家衰落久矣叩其人亦無能道先世事者偶閱此卷大息而已

題墨蘭

月溪畫蘭傳者絕少跋如深林孤芳人不可即迴晚夫託根於堦庭玉樹間者殆與蘇麥俱茂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

自得焉

跋金字心經

右金字心經一卷趙魏公作按唐孫氏書譜論書之乖合各有五紙墨相發為一合紙墨不稱為一乖蓋墨之調適固難用泥金視行墨為尤難此卷神融筆暢殊無滯滯之態非公無以及此可寶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容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宇為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匆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潛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為孟浩然諸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達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羣峰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他日畫中所見乃和良工之意匠真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為親涉其境始悟為佳句豈虛言哉天

錫作此卷時蓋與予俱寓南屏亦因其可見者移入繖素耳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顯答此皆

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既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生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跋景傳新店轡詩

新店轡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予以督運吏居鄞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為予塔嘗寓宿于此也追計

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疑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橐不勝愴然輒錄為二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授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景傳遺墨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為忘年交而其子克讓子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井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免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為鄞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賈銘其墓逮景傳之考君希聲先生遂遂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

談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咍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乎昔之卓行君子者予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子之厚如此子亦安能有以慰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為之銘又無片辭以為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讓因是尚有警也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未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為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氏進

脩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為是以
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及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
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
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續景十九

題跋

讀新宋史汪立信傳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淳祐辛丑吳莊敏公淵守鎮江承木讎之餘為粥以哺兩淮流
移之人我曾大父戶部公時客吳公所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
中挈之俱歸吳公一見與語大悅即留置賓館禮遇甚厚居數
歲與戶部公先後登了未庚戌第寶祐丙辰吳公以觀文殿學
士鎮京湖辟汪公幹辦公事戶部公準備差遣丁巳春正月吳
公有參預之命未行而薨汪公與戶部公同護其柩歸葬宣城
汪公後以法從出當方面終於端明殿學士新史本傳載其初
見吳公事頗詳戶部公諱夢炎而史誤作應炎失於采聽傳聞
之不審矣汪公安豐人史以為澈之孫澈乃饒州人故削安豐

而不書非也其取進士史或以為見吳公之明年或以七年為六年非但自相抵牾兩年亦非榮士之歲也庸謹誌之以俟它日告于史官而訂正焉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詘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摠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見也

跋傅氏所受告命

潛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郎致仕思聰於先生為曾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

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露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社所及將於是在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二首

碩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枋者十有五年有傳在史氏而公履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歿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見公之子是為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

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班班相望魯齋之持于其後者且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為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為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質又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者言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据潛嘗過公

故第而拜公遺像於剛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為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釀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非吾徒所敢知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溪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為剛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

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為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為犬豕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為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為公畫贊序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論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跋餘姚海隄記

書叙禹之治水備著其濬道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濬濟潔

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水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為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為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為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為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為人

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為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為空言也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賞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司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倅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刃絕亢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曹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為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為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驚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

畧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閱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讀蘇御史奏藁

伯脩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

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問閭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

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茲獲觀伯脩奏
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
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
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為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
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其言非城之賢
不逮伯脩蓋伯脩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
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
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
所譏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亦汝
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為

樂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恠今人如遷所書者少
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
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
人既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
汝楫連引兵攻徭賊弭射殺其酋又縱兵熾其衆而生致其酋
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
而獨擊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援其守將暨麾下十九
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七級他奇謀偉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為
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扶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
子戰歿而弗頽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
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為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
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簿尉間名位略等懌以吏匿

其間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牒調補邊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憚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趙公臨右軍書

今人臨二王書不過隨人作計如賣花擔上看桃李耳若趙公乃是枝頭葉底親見其活精神者此未易與俗子道也

跋鮮于公書

予從公游最蚤屢聞公言學書之法予友徐文蔚學焉予未之學也今人窺見公一斑於斷楮敗素間率能以書名傾動俗惜予之衰已久雖欲復從事於此以自廁於諸英雋之末豈可得

哉偶閱公所書蘇詩猶想見公引筆行墨時追念曠昔徒切愧悔而已

跋五常圖

伏生五行傳五事所屬不皆與黃帝氏合近代建安蔡氏祖述朱子之旨以五事配五行尤與伏生異客有示予以五常圖者乃斷然以漢儒之說為信必有見於此矣蓋恒性之言始於湯五常之名出於董子至周子以五行五性互見於圖書而配屬之義益著今文雜引易洪範月令諸書列以為圖誠有功於初學予顧不能無疑焉者洪範之配屬其一耳它不能遽數也故於茲圖未暇飾巧言以相稱贊姑質所親如此幸有以啓之嗣是當有請焉

跋仰山寺碑

虛谷禪師重建仰山寺成廣平程公既為勒銘山門今雙林一溪如與師之上首弟子木巖植復用杜征南峴山故事以吳興趙公所書別本刻真師舍利塔之左夫毗盧樓閣非有成壞盧舍那所說大方廣修多羅寶記而頌之雜華三譯即其別本雙徑大仰香水海中兩浮漚耳峴山故事有足託乎其亦游戲如幻示同乎人者也潛與師生同世居同里而不及一登其門睹茲勝緣敬識下方以謹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荅州撤廟學而新之子友彥實既為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頹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為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

者閔侈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龔斷之密丹黜之麗紀詠備矣故子為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跋頽樂齋詩

濠梁之魚莊子不必知其樂莊子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得而知也夫頽子之樂唯孔子知之故曰回也不改其樂七十子之徒容有未盡知之者矣張君知頽子之樂與否人固莫得而知又惡能樂其樂而言之耶是以與張君游者往往取昔人之成說而重陳之蓋於此難為言也言筌蹄爾得魚兔者必忘筌蹄得意者必忘言君果能如頽子之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將有忘言之人與君同其樂而以不言之言為

君言之矣予何人斯敢措一辭哉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臯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絲陶間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為詩如千篇清粹圓美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為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遐迹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願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莫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為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

繩尺而子發之婿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子於申伯能勿重愛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闡宣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攷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為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常侍共讒之衡乃傲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遣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為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為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邪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為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子言求之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為固非曰曾子為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為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為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為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尚奚

以多言為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為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為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任稍不顯願能以道自任既歿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秦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舍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書把氏阡表後

潁州府君遺績可考見者治群盜毀淫祠復水利三事耳師魯載以三百言紆餘反覆曲折備盡辭雖繁不以為厭及推本其脩于家以至民懷而吏畏將使千載之下猶有以得其為人事雖略不以為歉也昔蘇文忠公僅記外曾祖程君辨蘆菹根獄事語又甚怪獨以公名德重望流傳至今師魯所述視蘇公則已詳把氏得師魯為外孫而託以不朽視程君無憾矣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唐平趙氏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為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氏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以為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

儉其親者焉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任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灑落烏乎賢哉

跋危公墓誌銘

宋宗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為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負則闕陞令錄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為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負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

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它有除擢而理為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為轉官以知縣為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呂叔和詩

玉山在東陽斗絕處旁鄰於天台重崖複嶺長林深谿如與世隔民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焉為士者往往樸茂篤學而無慕乎其外以材自見於時者一人兩人耳予嘗識呂君叔和於邇

迨之頃別後莫能省記其歲月聲迹邈不相聞今年夏予退直詞林以老得謝而歸叔和不遠數十里重趼而來函封儂語以為予賀意若謂予今是而昨非也予方為之歎息不已叔和復示予以所為詩予伸紙疫讀未及終卷而叔和遽辭去嗟夫天之生材有萬不齊隨其兩長皆可致於用然登於薦籍者恒少而堙沒於窮山腐壤者恒多使叔和肯出而遊於英俊之域以詠歌太平之盛未必瞠若乎諸公之後也予既不能為之軒輊而叔和亦漢馬不以窮達介其意姑志于卷末而歸之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稷集四十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

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羣芳圖

宋諸王孫前有子固後有子昂人品皆為當世第一翰墨之妙直寫其胸中之趣耳譬如明月在空不假浮雲相點綴也題識矣以多為共

跋張經懋德政記

天下之事患不能為與不得為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時方清寧無事之可為則亦無績用之可言也夏陽張君中臺出為河西憲府元僚適當天曆兵荒之後用便宜發營田官糧下其估什七以賑糶者一萬石其甚貧而計口給之者二千石仍儲其本錢以糶新粮歸之官倉大家及浮屠氏有餘粟俾悉

以市直糶於民間遇糶者則減其直之半度在官不食之地作巨冢葬旅殯無所歸者千餘櫬遺骸原野者則斂而瘞焉民流為盜當徒役而親年七十者為建言請暫弛其徒親死終喪乃役之滿三歲無再犯則得齒於齊民生者無死徒之憂歿者無暴露之苦而不至於匱官勤民化凶惡為良善而不至於廢法是不徒切於近務固為法之可通於久者也蓋君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其時又多可為之事故其績用昭著為人所稱述如此然嘗觀古之為民興利除害而號曰循吏者類皆出於郡縣之守今誠令今之守令咸以君之心為心使斯人安於田里以養生喪死而無憾則君雖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不必身任其可為之事而以績用自見也予友張樞有史學善叙事於君之治迹記之已詳故予獨因其所記而推言之以告夫為

守令者有能聞君之風而以君之心為心則斯人之幸也

題溫上人墨戲二首

日觀作此畫後四十六年自題其卷尾云恰如一夢又四十六年而道士葉君出以示予於是日觀之夢覺久矣今之視昔已如彼未知後之視今何如也

溫師戲墨妙絕當代而好書可喜可愕之語附見其旁故觀者無不駭歎以為奇予所見數十本莫不皆然殆近乎有意為之也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某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常掾聞其牘知有寃由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廼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為東

海決曹決獄平願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不能聽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常掾能為于公之所不能為者非常掾之才有大過於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為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入居史局倘采錄而登載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寃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為小善而略之哉

題朱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為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敬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為別白其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矣以士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嗟歎之永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為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

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
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禁出柳詒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
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
三人叩闕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為剴切似道知
奏葉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僭用金飾齋扁
為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
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

憲宗皇帝奄棄群臣

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為己功遂入據
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勲是也中原士大夫徃徃能

傳誦之 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
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
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
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
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
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
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龍藏歲惟謹迨今八十年
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夫驥始出以示潛俾志其歲月于左
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廷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為苟同洪
公景廬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畧氏名而已後

學尚何言哉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字文發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環憲聖猶子曾開府觀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先執政後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廢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真於鄭侍郎作肅之後贖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跋乾淳四賢墨跡四首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群小間之尋降御批曰引

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去諸况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闕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

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
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
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為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
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
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蔡妹之則作此帖之日妹
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為
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
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

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跋項可立序籀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致位執政仲舉
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非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
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送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為文與之
序籀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閩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為誼則
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間
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
諸公貴人之間其智願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為賢
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
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為火或為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為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彖象同稱明出地上而彖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為言觀也慕也唯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求予題識其後乃為本諸易而申言如此云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謹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第十四郎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官必為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潁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潁之隣郡俾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為誰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備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傳經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牋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
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為之文表于墓道
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
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
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
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
即戶部公是為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
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如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
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桃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
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
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
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

七十次歿初戶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勇爵
使就試於漕闈非其志也掇俚諺為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
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
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軀於歿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
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
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熒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
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罔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
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節鎮軍號而
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
二子長堉次承節郎諱堉是為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
龜大學內舍生望江令二子長埴次塿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
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塿故戶部公之子無用廢入官者塿未

命而戶部公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生一子竣一女適劉璨竣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竣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為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以潛生於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己大懼歲月寢遠墜逸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遯山朱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材以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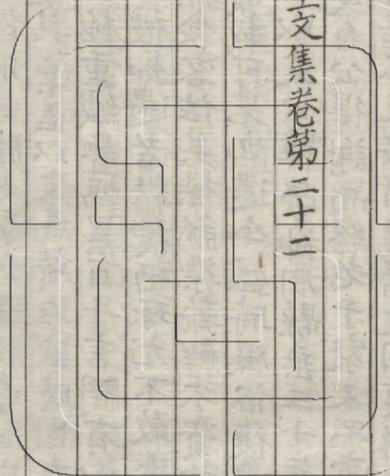
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筮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狼犛牘之敬自通於臺閭守倅交代同寮皆戶部府君為之具葦蓋以文為贄在盛時固有之其為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緘疊幅累百千言問有以一二聯援据之切偶儷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解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哀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藁凡為啓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為於學而酷嗜為古文若無用此為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

昔質文之異尚也

黃華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卅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續藁二十

祝文

謁先聖祝文

忝繇諸生蒙

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覆載生成名言罔

既欽承

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盖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潛忝繇諸生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灵

三皇

維三聖人為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潛祇事云初肇以禮見遵

黃華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祗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監臨之

東岳

泰山之雲實雨天下郡邑所在得望祀焉潛祗事云初是用展謁曰雨曰暘維神其嘉惠之

諸廟

治人事神吏之職也禦災捍患神之方也通幽顯而一貫所以交盡其責也願茲陋微無能為役也神之相之尚不忒也祗事告虔舊典是式也維爾有神尚昭假也

太史院秋祭祝文

皇帝元辰天剛

蒼龍之首躔次伊始元辰所舍求綏多祉億萬斯年歆此盛祀

皇帝照星羅睺

日月之交是曰天首靈儀旁燭陟降左右祗薦苾芬尚祈默佑

皇帝胎星室宿

定之方中式營有居儲精上玄寔開丕圖有嚴歲祀神靈具孚

皇后元辰小吉

鷄首之舍坤維受事肅中曾元辰攸次神其降康饗于明祀

皇后照星太陽

大明麗天照臨下土承茲休光陰教是輔昭薦常事用膺多祐

皇后胎星參宿

坤申之間旗伐孔揚清明在天湫德之祥來歆肆祀介福無疆

太子元辰太衝

對時育物青陽在春毓粹震宮肇茲元辰精誠是鑒福祿駢臻

太子照星太陽

衆陽之宗有赫臨照重光所被前星有耀永錫蕃釐無忘昭報

太子胎星斗宿

倬彼雲漢南斗有光降灵錫羨長發其祥精禋匪懈皇圖永昌

國學仙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脩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嚴廟像
奉遷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脩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故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辰興作
廟庭清謐伏懼驚謹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魏聖師廟祀維藉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比俎豆
吉蠲薦告冀茲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太廟時享祝文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
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藏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
第祿是承永世無斁

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祝文

欽天觀象肇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繕治稽合玄文
洵吉告成式陳嘉薦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神生為名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

仰止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弗替神其鑒之

八世祖墓祭告祝文

瞻望先塋邈焉異縣族分世易展省弗時大懼因循久或裡廢周視剪荆封植維新侵地畢歸什碑復立恭陳菲薦伏謁告虔神其永寧芘及祚胤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大夫江淞等虔儒學提舉潛敢昭告于先考祕丞府君潛蒙賴教育竊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秩升朝載揚卹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駙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而被下逮一門祇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潛繫於職

守不得躬展彝儀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潛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氏潛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祇薦于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謹告

青詞

行中書省禳火醮青詞

充位備負實難勝於重任遇灾知懼爰載控於高真恭啓玄科

肅陳丹悃伏念臣等忝登台輔出鎮藩維當祝融司候之初遭
回祿降殃之極始自屢氓之不戒致令府署之靡遺茲蓋臣等
固寵妨賢有負公朝用人之意乖方失政未契天道好生之心
徒據顛帝之誠莫遏燎原之勢庸上酬於素款庶求絕於非虞
伏願圓象垂慈炎官悔禍群黎甦息復安闕闕之居同字又寧
均賴帡幪之力

疏

請如公住寶林疏

師子座上要揚遠磨家風龍華會中幸逢彌勒伴侶庶紹隆於
先業益振起於頽綱欲寓渴心無嫌饒舌如公禪師閩南異產
濟北真傳雖嘗以佛法住持不倦於諸方接待急流勇退固知
高尚之情大廈將傾必藉扶持之力迺瞻雙林之勝境猶存十

刹之舊名豈容虛席而莫居是用闕辭以為請得萬間屋何妨
儒釋一家拈一瓣香共祝

皇王萬歲

請欽公住圓覺疏

大覺圓地實此衆之所依妙法華經必有時而乃說是宜虛左
以待司南凡在交游舉同慶幸欽公法師冥搜教網遠紹祖燈
溯流尋源深造四明法窟韜光匿景獨宿蓬萊道山雖有志於
利它初不求於知我惟茲公選匪伊人謀一超直入以無難三
請益虔而弗懈伏冀如佛出世能盡暢於本懷申命自天用增
崇於睿筭俚言不佞慧鑒是祈

追薦先父疏意

資父事君敢憚服勞於遠役叫天叩地驚聞溝禍於私門摧割

奚堪奔馳靡及輒陳哀悃仰瀆慈尊伏念潛先父從仕郎温州
路樂清縣尹黃公涉世多艱承家罔缺早膺祖澤僅擬補於一
官晚荷國恩遂疏封於七品方安老境奄迫大期而潛忝預
代言參陪扈蹕覽帝鄉之天近嗟親舍之雲遙雖未能求忠
孝於兩全何遽至判死生於一別歸程甫畢凶問亟來始知屬
續之辰正在演綸之日病既無由嘗藥歛又弗得憑棺五十年
父子之情晨昏未隔四千里關河之阻冰雪兼行迨獲執喪已
踰卒哭不謹遠游之戒徒銜罔極之悲罪大難容恩深莫報苟
可事亡事死固當從俗從宜匪仗覺乘曷徼冥福伏願慧光等
照慈蔭下垂盼鑿潛俯鑒不肖孤之意爽靈昭徹速歸極樂
國之居成無上之正真作來生之依怙

祭文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願以文鳴
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
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揆序弗猥弗并維蓄之厚故施之宏
紛其百嘉苞蓬滿盈歲英欽華根柢一臬以歸于極以集于成
金春玉撞發其和平遠彼賸聾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
胡不廟郊薦之醴醊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獬
稚羞熙熙怙為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乃謝馬鞮乃專鑑衡
賤華貴實樹之風聲磬欬所及驅飈走霆學徒嚮方俊良用登
貌此陋微亦累品評贊邑海壖遺則是徵擇士藝闡緒言是承
庶終惠我免夫兢兢曷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為幽為明
有煒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煙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

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朝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李公

行狀

魯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

公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司徒上柱國進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大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著姓康惠公金末
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

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

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淹貫文愈超卓
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耻於干進屏

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者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

商公挺王公博文劉公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

交郭君彥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

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

閫聞公名將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康縣簿又辭臺府文章

舉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

青島市立圖書館藏
七
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
乃束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竒其
材剡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
志也忠獻公方為夔府經歷乃徃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
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清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復
北上三十一年

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

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乘傳以進時

武宗

仁宗俱未出閭

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

武宗撫軍北邊

仁宗時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於
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
部侍郎亦中寢

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
覃懷四年歲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

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橫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
公從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谷剌罕等力贊

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

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
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

嗣天子親擢今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陘山溪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
月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

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於玉德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

先太后命為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
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
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為己任慎賜子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
衛士之冗負責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
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
慎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
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
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
言于上俾殿外蕃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
容方是時朝野又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欲然不自以為功

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

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 上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

公 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 上在潛邸嘗因公所

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顯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

命繪公像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

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

父母于潞州之先塋 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母久留

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 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

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秦國公大夫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

自刑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

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 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

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

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

用 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 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

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

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

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

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

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間禮遇尤至七年春

仁宗奄棄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
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
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
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罪
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間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上聞而悟其為諧

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
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葬地於
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
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

原遵遺命也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

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
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為資善大
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字量閔廓材略過人
三入中書事閔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
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
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
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為文跌宕有奇氣要
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
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
它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諡於奉常而國

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為之記公詩文
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為之序潛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
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潛為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
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至正八年月日門生黃潛狀

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狀

魯祖其金定遠大將軍心水令魯祖母衛氏

祖伯儀皇任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祖母晉氏累贈河

南郡夫人

父夔皇任中書省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母張氏累贈河南郡夫

人

本貫

公諱九思字有卿其先家河南而仕於金汾州節度使知開封
府者於公為五世祖朝請大夫延津令者於公為四世祖延津
府君之子則沁水府君也自沁水府君而上咸葬汴梁金末之
亂家譜散落獨存其官稱而軼其諱元光正大中尚書府君嘗
給事內廷金亡奉衛夫人遷雲中逮我朝括新附之民以經
義試中程得隸於儒籍復自雲中奉衛夫人還居薊丘歿遂塋
焉故又為薊丘人中統初馮禡丞相行中書省事于燕承制以
為禮部員外郎至元間乃以太保劉文正公薦召見太安閣預
定朝儀授尚衣局使久之進丞太常兼法物庫使積階朝列大
夫以年老辭不允卒於官叅政府君受知左丞姚文獻公以為
中書省書表官尋遷為掾甫逾壯歲而卒左丞魏國許文正公

率諸生哭而誄之後以公貴追贈二代 勅詞臣歐陽玄為製碑文凡行治之美恩寵之盛登載甚具叅政府君始封漁陽郡伯張夫人始封漁陽郡君者以家之所居在後徙封河南者本其世之所從出也公生四歲而失怙稍長奉尚書府君及張夫入之教深自策勵博觀經史百氏之書以資其見聞又善為譯語入尚書中書兩省為必閣赤以久次為其提控至元三十一年授承直郎尚舍監丞數與同列奏請禁絕尅減衛士金帛之弊 上嘉納而褒賜焉

成宗正位宸極加上

世祖

裕宗兩朝帝后號謚公承 上旨預書譯玉冊慶賞之優無與為比大德元年以奉訓大夫知紹興之諸暨州諸暨故為

俗尚氣而喜爭牒訴糾紛為長吏者恒患其不易治公委曲詢訪盡得其情偽擇尤無良者痛繩以法暇日則集州人之子弟於學示以孝弟忠信之說囂譁之風為之寢衰或言其地產水晶砂金使者旁午調民丁採取之闔境皆為騷動公力陳其妄而止七年以奉直大夫知慶元之奉化州歲適大侵被省檄賑台州及昌國之饑比還則州人訴災傷者限已迫吏白宜勿受公悉受之仍與同僚分檢者約若以荒為熟而民無糧可輸則為代輸由是所按視皆得其實仍為畫拯救之策家以四口為率人與米三斗初糶則半之尋復被省檄賑象山之饑象山斗入鉅海中以道遠而後至者公謂苟俟申請恐緩而無及則權宜半給之且謂如不得請則已償其費已而報如公請前後所活各數千人州民以強劫捕繫者兩人獄已具公察其冤兩人

得不死在官六載治績為諸州最皇慶元年用舉者擢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除朝散大夫兩浙都轉鹽副使其分治也乍去受財敗法者黃巖州判官嘉興檢校袁部鹽司丞各一人由是人知畏憚所部肅然亭戶有實受之官本商旅無浮費之事例課日增羨其以私販坐逮者不得它有攀引民賴以安延祐三年以朝請大夫任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白雲宗僧使權貴冒名爵恣橫不法擅剝度游民四千八百餘人事下公鞠治請謁不行咸伏其辜所徵賊為錢六萬餘緡富民以繼立訴其家財有三十年不得直者公究其實而折以片言其爭遂息七年遷亞中大夫杭州路總管杭為東南一都會素號繁劇公剖決如流庭無留訟至於公上之需一切趨辦未嘗缺乏所造鹵簿法物事尤重自始作至訖功公皆躬督視之包銀令

下人駭於創見公為程其物力足為等級民不病而事以集推選官酒戶必擇大家足以任之者人服其平至治二年除嘉議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歲兩漕糧三百餘萬石舟人受糧之地遠則勞近則逸水程之徃復則春運為易而夏運為難公比立法以均之至屯禁防具為區處織悉備至年規官降錢五千緡命道流歲醮事而以牲幣祠于水神祈弭風濤之害公言于朝需官錢五萬緡為子本歲得息一萬八千緡由是官無甚費而所用給足上下便之泰定三年遷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紹興自洊饑之後二十餘年民力猶未甦公下車即以輕徭薄賦安集流散墾闢荒閑為先務會歲復不登俾州縣募富家出米穀一萬三千餘石錢二萬四千餘緡賑其乏食者一萬四千餘口轉運司科郡民歲買鹽二萬二千四百餘引公為申明減其五

千六百七十餘引民得以少紓拜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其地內雜蠻獠外接番夷最為鉅鎮廣西徭人竊發公給其軍餉十萬石而民不知擾仍以便宜分遣屯戍遏其衝突境內帖然海寇殺人于貨者名捕弗獲公為設方略乃悉就擒諸流外之職當選署於大閩者公令以方寸之帑書其姓名而探之吏不得有所高下謁選者雖不得其所欲亦莫不心服焉天曆二年移湖南道宣慰使公聞命就道以宿染瘴癘成疾還憇于杭遂引年乞致仕既得請給以半俸疾亦少間日與寓公遺老方外之士徜徉湖山間以觴詠相娛樂未幾疾復作以至正元年五月一日終于杭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四娶馬氏再娶楊氏並累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溱以公廕為承務郎平江路同知吳江州事次渭次澤女三人長適粘合泰安次適泐

海上副萬戶石抹宜孫次末行孫男二山壽海壽女二皆幼公為人介潔而中實樂易平日篤於教子處家儉而中禮御衆寬而有制勇於行義喜周人之急與諸公貴人文未嘗干以已私或詢政事之得失苟有可為裨益者亦不靳也公歿歷中外凡四十五年居官所至去思有碑在奉化則戴先生表元在紹興則韓先生性實記之溱等下以是年六月十五日奉公柩葬仁和縣其鄉黃鶴山之原泣謂潛曰先公官三品法當定謚立傳勒銘樂石願有述以備考擇潛嘗獲登公之門而公之守越也又辱效官使於部內知公為詳不敢以不敏辭謹具公世出行事年壽空墓如右上奉常及太史氏副在私家庸竢立言之君子謹狀至正九年月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潛狀

元故正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
勸農事知河防事盧公行狀

曾祖鉉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

曾祖母王氏追封范陽郡君

祖璉贈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祖

母喬氏追封范陽郡夫人

父克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贈通

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范

陽郡公謚文昭母翟氏追封范陽郡夫人李氏封范陽郡

太夫人

本貫大名路開州濮陽縣

公諱景字彥遠其先出於范陽盧氏五季之亂靡有定居後由

鄭之河陰徙滑之胙城自中山府君而上皆葬胙城之班聖固
歲壬辰東昌府君任于開州因家焉故今為大名路開州濮陽
縣人文昭公蚤有時名兩府大臣交舉之

裕宗皇帝時在東宮召見與語大說留寘左右願遇日隆由樞
密院架閣庫管勾歷典要職出東憲節入陪台垣事任益重自
僉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治河南江北以疾歸京師薨于里
第計聞官勳封謚數有加尋返葬濮陽之黃斌原有子二人
長亘博學而善為文用姚文公薦入翰林國史院為編脩官五
遷至待制皆兼編脩以久次當滿陞奏未上而卒次即公年二
十以材選脩宿衛受知

成宗皇帝給事禁闈扈從屬車備彈勞勩丞相興元忠憲王尤
器重焉居三歲授承直郎都水監丞河決東安州之藍合秀隄

盡毀水行地上冒原田敗廬舍事聞于朝以為不亟治將益壞有旨命公總其役公量事期審功用鳩材庀工不踰月而隄復合民無久役之苦而獲安其居莫不深德之改御帶庫副使以恭謹被

武宗皇帝着寵彌厚嘗賜以玉帶公叩首力辭不敢受

上嘉其廉讓而有禮累遷奉政大夫資乘庫大使朝散大夫沙糖局提點殿既久能稱籍甚朝廷欲疇其庸而圖任焉乃以公為中順大夫江陰州尹至治二年也建言者謂浙右之民困於徭役宜令大家割田為之助事下行中書首檄公講行之公稽驗民籍以其田之多寡第為三等取之既不失其平且勸之毋徒以硤瘠充數凡所得皆上腴使役於官者輪掌其歲入儲以待用由是民不告病公每謂長民者固在於厚其生然

不可以無教用是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州學舊有明倫堂歲久傾仆賴公而棟宇復立後生小子始有考德問業之所人咸稱公可謂得師帥之職矣陞中大夫衢州路總管公順其土俗所宜以為治摧奸猾扶善良健訟之風為之衰息盜起常山劫取民家貲財官兵捕之急株連甚眾有平民為仇家所構陷指為賊首吏莫能察掠治使誣服公疑有寃為詳讞而得其情誣服者以不死株連所及亦皆免於非辜人以為神明歲饑捐圭租以活流孳為惠尤大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父老為伐石以紀遺愛焉遷嘉議大夫慶州路總管公鈞考學廩得羨糧八百石大興土木自禮殿論堂書樓齋室至于門廡煥然一新學田為青田豪僧所據者千百畝已四十餘年前是為郡者皆莫能正公按視舊牘始究其實而悉還其故士之為養益充弦

誦之聲洋洋相聞間有自奮於科級者事見太常博士柳貫所
 為記行中書省嘗諉公封舶泉南秋毫無取富商大賈咸戴其
 德亦為立石於東郊以頌美之公既書滿奉李夫人寓居於江
 陰初翟夫人生公八年而歿李夫人實撫育公至于成人公事
 之以孝奉晨昏具甘旨恒恐或缺遇疾病則嘗藥以進宦轍所
 屆遇佳山水侍板輿婆娑嬉游必盡其歡或遠不可迎致輒排
 徊思慕不能自已李夫人壽九十有三而終公方持服俄有正
 議大夫襄陽路總管之命辭不拜服闋改衛輝路總管未上至
 正三年九月二十日以疾卒于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劉
 氏繼室邢氏史氏並贈范陽郡夫人子男四人長僧孺用文昭
 公遺澤補官累陞奉直大夫興寧路崞州知州以公憂不赴今
 以遷調為泉州路總管府判官次弘志方治進士業次慶孫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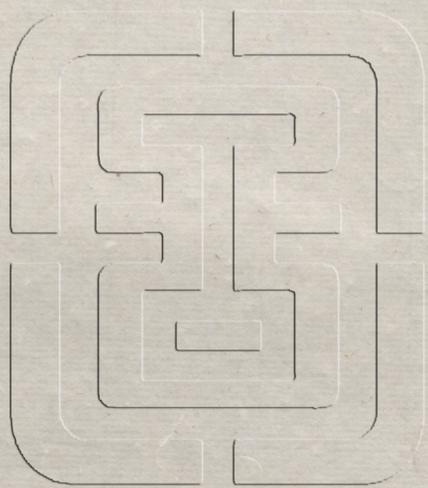
添孫俱幼孫男二人女一人僧孺等以至正四年秋某月自江
 陰奉李夫人及公柩還濮陽其年某月某日附

林公之子鎮國寺善佑庫

仲父居中則歷事

法

當賜謚立傳宜有狀上于奉常及太史氏且以其副乞銘於當
 世立言之君子揭諸墓隧以示方來而僧孺出佐邊郡廢於官
 守俾弘堅踏門以請吾子其毋讓潛幸嘗辱與公有雅故不敢
 以不敏為解第媿與公游之日淺莫能備著其詳謹以所知者
 序次如右以俟采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十一

